

郭沫若 作品经典

第九册 虎符



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大师

中国华侨出版社

GUO MORUO ZHUO PIN JING DIAN

郭沫若作品经典

第 九 册

虎 符

中国华侨出版社

郭沫若作品经典

第 九 册

虎 符

中国华侨出版社

虎 符

附录

人 物

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异母弟，名无忌，年近四十。

魏太妃——信陵君之母，年六十。

平原君夫人——信陵君之姐，年四十左右。

魏王——即魏安釐王，年五十左右。

如姬——魏王之宠妃，年二十五六。

唐雎——信陵君之客，年九十余。

侯嬴——夷门监者，又称侯生，信陵君之友，年七十。

朱亥——大梁屠户，侯嬴与信陵君之友，年四十左右。

侯女——侯嬴之女，年十九。

朱女——朱亥之女，年十七。

此外姬甲、姬乙、叟甲、叟乙、农妇、乞丐、青年、男仆、老兵、壮兵、少兵各一人，屠户二人，赵女兵及魏宫女各四人，卫士及群众各若干人。

时 间

魏安釐王二十年，纪元前二五七年。

地 点

魏国都城大梁，今之开封。

第一幕

信陵君邸之庭园，后右为园中之别馆，乃其母魏太妃居室，仅现其左侧一半。建筑布置与日本式相仿佛。室之右面垂幔，绛色，绣有龙蛇，其后仍有内室。左前两面各悬三帘，帘淡黄，上有花绘，缀以朱缘。前卷左垂。后壁分为二龕，右龕壁上挂绢画魏昭王像一帧（其像可以演魏安釐王者为模度），其前有铜壶一个插有桂花。左龕靠左之下半部有一壁橱，橱上陈列若干青铜器和玉器等小摆设，橱内藏放垫褥。两龕之间一琴柱，柱上挂七弦琴一张。室中布席，每席之边缘缀以朱锦。室外有回廊，廊际有透花栏杆。栏杆色黄，柱色朱。前左两面正中处均有石阶。园中花木可任意布置，唯须充分表示秋季。中有桂花树一株，大可合围，花正开放。其左为短篱，有门道，在舞台前部。

侍女二人，侯嬴与朱亥之女，在前面回廊上投壶。其法两人跪于两端，各执箭五枝，古人谓之“算”。一为红色，一为绿色。箭端非镞而系铅丸，以免伤人。两人之间置一壶，古人谓之“中”。其形下体为象（任何动物形均可，就有现成之古董用之，最宜），背上负一方壶，壶与象身联为一体。短箭之“算”以同等距离投入壶中，以所投入之多寡定胜负。今假定为：五算均投入者谓之公，四算侯，三算伯，二算子，一算男。无算为罪人，当受罚。负者向胜者叩头，以算之多少定叩头之次数。如相差二算叩二头，以上类推。同算免叩。如为罪人，则于叩头之外，尚须由胜者以柴炭在额上画记，以表示

黥刑。投者须端坐，不能倾欹。幕开时壶中已投入五红算，此为朱女所投者。侯女尚持五绿算跪于右端。

朱女 (拍掌欢呼) 呵，我一下就拜了公爵，高兴呀，高兴呀！

侯女 (亦拍掌) 真了不起。

朱女 规矩你不要忘记啦。五算公爵，四算侯爵，三算伯爵，二算子爵，一算男爵，输了的就叩头。输多少算叩多少头。一算也没有就是罪人，叩了头，还要受黥刑的啦。

侯女 我记得比你清楚。

朱女 (起身将壶中之算拾起，仍归原位) 好，该你投了，你投啦！

侯女 (端正姿势) 好的，我也要投个公爵给你比！(注意投掷，至少须能投得一算，能多至四算亦可，但不可与朱女同等。)

朱女 呵，你输了，赶快向我叩头！

侯女 投投玩的，不叩头好吧。

朱女 不行，非叩不可！少了半个都不行。

侯女 好，我就向你叩头。(照数叩头。)

朱女 (俨然受礼) 好了，现在该输家先投了。你再投看。

侯女 (起拾算，复位，端正姿势再投) 看吧，我这次一定要赢你。

朱女 (颇骄纵) 你赢了我加倍给你叩头。

侯女 不要翻悔，要加倍啦！

朱女 决不翻悔，一定加倍。但你输了也要加倍。

侯女 你这不是已经在翻悔了吗？怎么我也要加倍呢？

朱女 你有把握，你就同我赌。

侯女 好，我就不相信你还会再赢我。我一定要惩罚你这骄傲的人。

朱女 只要你能够。

侯女 你看好了。(整势作投,至少须投入一算,能多至四算亦可,但不可多至五算)好,现在该你投了。(起拾算复位。)

朱女 (整势作投)我一定要超过你,超不过你,我决不相信。
(投算,须十分矜持,但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投去。一算也不能投入。)

侯女 (拍掌大喜)好呵!你输了,而且当了罪人了。加倍叩头之外,还要画墨!

朱女 我才不来呢。(舍算下园而逃。)

侯女 (执柴炭追之)你这人撒赖,非惩罚不可。

二人在园中嬉笑追逐。

信陵君之母魏太妃与如姬由园门出场,魏太妃在前,如姬在后。魏太妃年六十,人甚谦和。如姬二十五六,貌美而庄重。

魏太妃 你们两个人又在闹些什么?

二人闻声,立罢追逐,肃立。

侯女 我们在这儿投壶,起初我输了,阿朱一定要我叩头。我叩了。后来她输了,她便撒赖,不向我叩头,不肯受罚。

魏太妃 阿朱,你总是这样的豪强。(回向侯女)不过阿侯,你大方一点好了,不必和她计较。你们都要听我的话,阿朱,你好生把那些收了,(指廊上壶算)回头再把我的内室好好整顿一下。

朱女 是。(上廊收拾壶算,置于室中左龕之右侧。毕,揭右壁之幔入内。)

魏太妃 阿侯,你到外面去等着,公子假如回来了,你说我在这儿等他,要他快点到我这儿来。

侯女 是。(由园门下。)

魏太妃 (向如姬)我们上屋子里去坐坐吧。

如姬 我觉得就在园里坐坐舒展些呢。

魏太妃 在外边也好,我喜欢那株桂花树。(指左翼一株大桂花树)我

们在那下边坐坐吧。

如 姬 好，今年的桂花开得真好。

魏太妃与如姬走向树下，在二天然石上就座。

魏太妃 (微微叹息) 无忌在那边和国王商量的情形怎么样了？

如 姬 我来的时候，辩论得很厉害。须贾和段干崇^①都说不要进兵，有人甚至说向秦国朝贺，让秦王称西帝。说话的人，差不多都在体贴国王的意旨，和信陵公子反对。就是赞成公子意见的也压根儿不敢说话。那辩论恐怕是没有好结果的，已经闹了好几个月了。

魏太妃 赵国近来求救得很急啦。

如 姬 可不是吗，每隔一两天就有人派来，真是急如星火呢。

魏太妃 邯郸^②被围已经一年半有多了。前次你女弟平原君夫人有信给我，说了些她们在围城中的生活。没有东西吃，有时吃死人肉，没有柴烧，有时烧骸骨。你女弟们都参加了行伍工作，白日黑晚要轮流守城，有空便替士卒缝补衣裳。她说：她们的士气很壮。但是无论怎样壮，总是有限度的，怕是支持不了好久了。

如 姬 真是够耽心的事，秦国又是那样十分残暴的国家。

魏太妃 (摇头叹息) 真是骇人听闻呢。一下子就要几十万人几十万人的杀，四年前长平一战秦国把投降了的赵国的士卒一下子就活埋了四十五万人。这真不知道是什么人心呢！

如 姬 真是残忍。那一次的战役赵国人活埋了那么多，秦国人也战死了一大半。我听说秦国人那一次凡十五岁以上的

① 须贾、段干崇，均魏国大夫。

② 战国时赵都。

男子都出来打仗来了。秦国的国王还亲自到河内^①一带去征过兵的。

魏太妃 究竟为的是什么！被杀的是人，杀人的也是人。被杀的人有父母妻子，杀人的也有父母妻子。为什么总不推心置腹的想一下呢？

如 姬 根本是没有把人当成人。假使世间上有那么一天，人把人当成人的时候，那就好了。

魏太妃 我实在担心得很。邯郸假使是陷落了的话，不知道又有好几十万人，连妇女老弱，都要遭屠戮了。

如 姬 那是难免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赵国的人也就决心死守邯郸，决不投降呢。

魏太妃 三十年来，我们这大梁也有两次差不多就遭了那样的灾难。两次都是割地求和，算把灾难免掉了。看来求和或许怕也是一个方法吧？

如 姬 不过秦国那样的国家是不会满足的。割地求和即使能免掉一时的痛苦，但等你喘息未定，他又来了。我看秦国的脚步，非把关东诸侯吞灭，是不会满足的啦！

魏太妃 无忌也常常在这样说。近来的这几十年我们魏国算还好，虽然和秦国有过一两次接触，但都不很厉害。关东各国也都不敢侵犯我们，我们算比较过了些太平日子。

如 姬 这是全靠无忌公子的力量呢。

魏太妃 不见得吧。

如 姬 凡是明白道理的人，都在这样说。无忌公子礼贤下士，天下的贤士差不多都集中到我们魏国来了。大家都在说：方

^① 今河南黄河以北、河北南端及山西东南部分地区。

今天下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我们魏国的信陵君，要以信陵君为第一人呢。

魏太妃（呈喜悦色）我也时常听见别人这样夸讲，不过在我做母亲的人看来，无忌怎么会有那样的大本领？他不是还象一个小孩子么？

如 姬 这是太妃的谦虚的美德呢。有太妃这样的精神，所以才能够有平原君夫人和信陵公子这样的人物。

魏太妃 啊，你也奉承起来了。

如 姬 不，一般人都是这样说的。你没有听见我们大梁人有是口碑载道吗？——“要作母，当作信陵母；要娶妻，当娶平原妻；要得子，当得魏公子”。

魏太妃 别人的话多半是褒奖奉承的。无忌那孩子，认真说，我倒有点怪他呢。

如 姬 怎的？

魏太妃 他怎么总得不到他哥哥的欢心呢？

如 姬（微微叹息）这理由我知道得最清楚，正因为信陵公子太好了，便愈见讨不到国王的欢心！

魏太妃 为什么？

如 姬 国王是害怕他呢。太妃，你不知道。国王曾经告诉过我。有一次信陵公子和他两个人在下棋，有人来禀报，赵国来侵略我们来了，北方的边境上传出了烽火了。国王便丢下棋子，准备召集大臣们来商量对付的办法。信陵公子阻止着他说：不要那么吃惊，赵王只是在边境附近打猎。国王虽然听从了他，但其实心里总是放不下。不一会又有人从北方来禀报，赵王在打猎。这样便使得国王大吃一惊。他问公子：“你怎得有先见之明？”公子说：

魏太妃 “我有一位食客能够探得赵王的阴事，赵王有什么举动，他就预先通知我。”但是从此以后，国王就害怕公子了。他不仅一次地这样对我说：“无忌那家伙，他的本领比我强，又会收揽人心，不仅魏国的人多喜欢他，连关东六国的人也多喜欢他。”我看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这几年来也就不大听公子的话，不让他管事了。

魏太妃 兄弟之间闹成这样，实在也不大好。据我看来，还是做弟弟的要不得。做弟弟的没有尽到弟道，所以连自己的哥哥都不相信他了。

如姬 实在也难，古今来在父子之间都往往有不融洽的事情，更何况是弟兄。儿子尽了孝道不一定能够得到父亲的欢心，弟弟尽了弟道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兄长的欢心。太妃，我不敢瞒你，象国王那样的人，实在连我都不高兴他。

魏太妃 (颇为惊异)啊，你这是要不得的。国王不是很喜欢你的吗？

如姬 我也知道他喜欢我，但他喜欢我不是把我当成一个人，而是把我当成一件东西。他喜欢我，也就跟他喜欢马儿、狗儿，喜欢吃黄河的鲤鱼那样。他喜欢我，不过因为我年青，相貌还不算丑陋罢了。如果我年纪大了，相貌变丑了，我就不相信他还会喜欢我的。他以前不是喜欢过别的年青美貌的人吗？结果那些人不是一个二个都被他丢得来就跟破草鞋一样了。真的，我不过是他的一双垫脚的草鞋，在目前还没有十分破烂罢了。虽然他天天在叫我是小宝贝，小马儿，又是什么心肝，什么骨髓，认真说，我实在是有点恶心。

魏太妃 他不是很听你的话吗？

如姬 关于日常生活上的无足轻重的话罢了。一说到稍微重要

一点的事情上来，他立刻就要说：没有你们女人的事；“牝鸡司晨，维家之索。”我真是不高兴他呢！

魏太妃 你对他说过什么事情受了申斥吗？

如 姬 譬如我前一向听见说平原君夫人们在行伍中工作，我就向他说：我们魏国也可以仿效。请把我和宫中的女官们也放到行伍中去工作，这样可以鼓励士气，抵御外来的祸患。他说：“这没有你们女人的事，我们魏国还没有到亡国的地步！”

魏太妃 (微笑) 他那样说过吗？女人要当兵可也真是稀奇喽。

如 姬 又譬如关于救赵的事吧。我也向他说过：应该赶快叫晋鄙去救邯郸，不要按兵不动。赵国和我们是兄弟之邦，赵国亡了，秦国一定要来吞灭我们。我们不要忘记了“唇亡齿寒”的教训。他立刻又骂我：“你们女人懂得什么！你在同无忌一个鼻孔出气，你去做他的太太好了，他现在正没有太太咧！”他就是这样。但等你一不理他，他却又小妹妹小乖乖的来逗你来了。他简直在把我当成玩具，我真不高兴他！

魏太妃 (安慰她) 哦，我是第一次才听见你说这样的话。不过我看，你还是应该把这种心思抛开，不要让它盘根在你的心底，那于你的将来是会不幸的。我年青的时候也起过这样的念头，但我把它抛开了。我想：这怕和年龄，和地位，是有关系的。我也和你一样，和国王的年龄相差得太远，又在妃嫔之列，在前总是被人轻视的。不过，不要紧，我们自己求其问心无愧好了。况且我们的天职是在生儿育女，这是件苦事情，也是件极其幸福的事情咧。有时候我们妇女的希望，差不多就完全寄放在自己的儿

女们身上。成了名器的人，我们把他们无可如何。但把自己的儿女好生教养，为凤为鸡，为龙为蛇，我们是完全可以作主的。有了好儿女，自己的地位也就增高了起来。

“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这话你怕是听见说过的吧。

如 姬 爹爹在世的时候，也曾经这样告诉过我。不过我是不敢和你相比的咧，太妃，你是天地间最好的母亲，你也是我们妇女中的模范。

魏太妃 你不必那样客气吧。

如 姬 不，我实在没有客气。我自己也很知道我自己，我实在是忍耐心不强，而且又不够勇敢。我诚实告诉你吧，太妃，我是时常想自杀的。

魏太妃 啊，这种念头是要不得的。

如 姬 但我又没有胆量去死。我时常又在这样想：连他的儿女我也绝对不要。他那样的人决不会有好的儿女。……

魏太妃 啊，如姬，你这种想法是千万要不得。

如 姬 我有时候甚至想——刺杀他。

魏太妃 （急忙掩着如姬之口。急向四下回顾，突然想起）阿朱！

朱 女 （在幔内应声）有。

朱女揭幔而出。

朱 女 有什么吩咐吗？

魏太妃 你在里面做什么？

朱 女 我在整理衣橱啦。

魏太妃 我们在这儿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

朱 女 我没有听见。

魏太妃 你来，我对你说。

朱 女 是。（下阶走至魏太妃前。）

魏太妃 你爹爹朱亥，送你来是要我教管你的。你要好生学些规矩。凡是我家里的话，都不准向外边乱说。

朱 女 太妃，我实在没有听见什么，就有什么话我也是决不乱说的。我除太妃家和我爹爹家之外，也从不乱走人户的啦。

魏太妃 好，总之你谨慎言语好了。东西整顿好了吗？

朱 女 整顿好了。

魏太妃 那你就到外边去，同侯姐姐一道照应着外边的事。

朱 女 是。（由园门下。）

魏太妃 如姬，我要老实不客气的向你说几句话。平常你是把我当成嫡亲的君姑一样在看待，因此我也是把你当成了嫡亲的媳妇，不，简直是亲生的女儿一样。

如 姬 我是很感激的。

魏太妃 因此我要直率地说你几句：你应该还要谨慎，要加意的谨慎才好。你要知道：父母纵使是不好，子道不可不讲；丈夫纵使是不好，妇道不可不守啦。

如 姬 多谢你的教训。

魏太妃 真的，你要听从我的话才好。为了你自己的幸福，为了你将来的儿女，都非加意谨慎不可。要有好的母亲，才有好的子女；要有好的子女，才有好的国家啦。

如 姬 是，我遵从你的教训。

魏太妃 我看你心境很抑郁，我陪你投投壶吧。

如 姬 只要太妃高兴，我愿意奉陪。

二人由前阶上屋，如姬先入室内将投壶器具取出，布于前廊，侯、朱二女前曾游戏之处。魏太妃自小壁橱中取出坐褥二枚，敷于左右。

此时侯女引其父侯嬴由园门入场。侯嬴年七十，亦名侯生，乃大梁夷门^①监者，虽属小吏，但气概凛然，人瘦削而长，因有肺疾，时作微咳。

侯女 太妃，我爹爹来看你来了。

魏太妃与如姬同注视侯嬴。

侯嬴 (在门次站立拱手) 敬请太妃和君夫人午安。

魏太妃 侯先生，你真是稀客，请上来坐。

如姬急忙收拾壶算，置于一侧。

魏太妃 (向如姬) 你等阿侯来收拾好了。(侯女趋至阶前，上屋收拾。)

侯嬴 太妃，君夫人，请你们不要收拾，我只说得一两句话，便要走的。

魏太妃 既来了，就请多坐一会儿。夷门本来很近，但你总不容易来呢。

侯嬴 有职务在身，不敢多来打搅。

壶算已收拾，侯嬴已步至阶前，魏太妃与如姬退入室内，并肃侯嬴上屋。侯嬴不肯。侯女将廊上坐褥移至室中，由内橱再取出一坐褥照品字形敷定，退至左廊上跪侍。

魏太妃 侯先生，你请上房里来坐。

侯嬴 不敢当，侯嬴乃监门小吏，不敢向太妃谢座。

魏太妃 侯先生，你不必客气啦，我的儿子是把你当成师长一样尊敬着的。你请上来坐，我们慢慢地谈啦。

侯嬴 不，不敢当，我就在这儿谢座好了。(就座于前阶口廊缘上靠右。)

魏太妃 (急以一坐褥予之) 那就简慢你啦。

侯嬴 (再起身鞠躬) 不敢当，多谢。(就座。)

① 即战国时魏都大梁之东门。